

龙虎川英雄传

LONGHUCHUAN YINGXIONG ZHUAN

王世全著

(一)



7.5
6

龙虎川英雄传

(一)

王世全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龙虎川英雄传（一）

王世全 著

周长江 装帧

张贇明 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盐城市上冈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10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4265 定价：0.49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。作者运用传统的评话表现手法，讲述了一个惊险曲折的武工队对敌斗争的故事；作品中塑造的以孟德为代表的青年战士形象，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坚强不屈的可贵性格。在艰苦的环境里，这支武工队上靠党的领导，下靠人民的支持，出生入死，巧妙地给了日寇和汉奸以不断的打击。在战斗中，他们成长起来，他们活动的龙虎川地区，也获得了解放，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。

本书作者是一位老武工队员，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为作者的亲历亲闻，加上朴实流畅的文字，读来十分亲切感人。

本书为这部长篇的第一册（共四册）。

献 辞

(一)

谨以此书，献给在红旗下出生和成长的青少年朋友们。希望你们在读完这本书以后，能多少懂得一些社会主义江山得来的不易，从而更加热爱她，为她的繁荣强大而奋发学习，积极锻炼，努力工作，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愿望了。

(二)

谨以此书，献给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的队友，我将永远怀念他们，愿他们安息！

第 一 回

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，
先占火药库，后占北大营，
杀人放火真是凶，杀人放火真是凶，
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，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。

亲爱的读者，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，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不抵抗主义，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了我东北三省，以后又在我西北、华北、华东等地，进行军事挑衅，其企图是要强占全中国，使我亡国灭种。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。全国军民要求抗战，发出团结救亡的呼吁。而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头子们，则置民族之危亡于不顾，他们分裂磨擦，争夺霸权，割据地盘，制造内战，给了日寇以可乘之机。于是，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发生了“芦沟桥事变”。

“芦沟桥事变”一声炮响，日本鬼闯进我华北平原，占丰台，夺宛平，随后又占领了北平和天津。在这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之时，国民党反动当局惧于日寇武力，竟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几十万大军，有的甚至连日寇的面都没见，就吓得慌慌张张，向南逃窜。欧美帝国主义报界评论：“中

国三月可亡矣。”这就更加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。他们策动大军长驱直进，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。汪精卫公开投敌，蒋介石暗中勾结，日蒋汪相互配合，三位一体积极反共反人民，这就给抗战的中国人民增加了额外的灾难。就在古老的、伟大的、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插入敌后，开辟了自己的抗日根据地，发动群众积极抗战，历尽千辛万难，与日伪顽浴血奋战，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，赢得八年抗战的胜利。

这本书要写的，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一支小小的武工队的故事。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却使日寇望而生畏，闻之丧胆，夜间更是心惊肉跳，梦里抱着脑袋哭嚎。他们的活动，真可说是：震山河，荡人心；惊天地，泣鬼神。他们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听来虽觉有些玄乎，但却都实有其事，并不是作者坐在家里凭空编造出来的。

开场白已表过，下面言归正传。

却说华北某地，北面是一片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，南面是不见边沿的一马平川。在东南方向，有两座山峰，象巨人的两条大腿一样伸向平原：左边的蜿蜒低矮，叫做“盘龙岭”；右边的陡峭耸立，叫做“卧虎岭”。这两山之间，挟着方圆百十里地的一块平川。在这块平川的梢口处，有一座不知是什么朝代留下的旧古城，人们管它叫“旧城”。这旧城虽然古老，城墙却很坚固，是一色的大青石筑成，又高又厚；城外挖了三道战壕，城边有护城河环绕，城门前设置了鹿

砦、铁丝网，城门洞下堆着沙袋，城墙上修着堡垒，挖着掩体和枪眼……这些工事，都是城里城外的各界群众日夜抢筑而成的！他们想让中国军队利用这些工事，抗击日寇。哪想到，没有听到一声枪响，城门楼上就插上了膏药旗，日本鬼子扛着枪，排着队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，大摇大摆的进了城。

日寇继续南侵，这座城里只留下了一个大队驻守。开始，他们人少地生，只在城的周围建立了几个据点，还轻易不大敢外出骚扰；慢慢的，汉奸、特务多了，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郭奎芝又带着一团中央军投了敌，改编成伪治安军后，日寇感到力量强了，就嚣张起来。此后，他们经常三十一群、五十一伙下乡骚扰，每到一村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真是无所不为，无恶不做。

且说城西北的卧虎岭下，有一座村庄，名叫小刘庄。这庄上有二百多户人家，东西大街的两边，都是低矮的草房、泥屋，住着贫穷的农民；只有村子中央，有一幢大瓦房，前后两个大院，汉白玉石垫基，一码青砖到顶，清堂瓦舍，又高又大，真如鹤立鸡群似的显眼。这大瓦房门前的台阶下，有个小广场，场当央有一棵三人搂不过来的老槐树，树的杈杈，象伞棚似的支撑着。每到夏天，庄上的人们都喜欢到这树下来乘凉，一来这里风大，二则有树荫，夜晚树枝又可遮挡露水。

这天中午，天气特别闷热，人们吃罢饭，又到这歇晌来了。树上的知了“吱吱哇哇”的吵得人心烦。老人们唉声

叹气，传说着鬼子到各村去杀人放火的罪行；孩子们不懂事，光着屁股在树下嘻嘻哈哈地追逐玩耍。

突然，“叭勾”一声枪响，人们一震，“刷”的站了起来，伸着头朝东张望。不大一会，只见大街东头，大人、孩子、老头、老婆，拉驴的、抱鸡的，跌跌撞撞，慌乱地朝村外北沟跑。有的人还边跑边喊：“快跑啊，鬼子进村啦！”“鬼子来啦，快跑啊！”

这庄上的人们虽然没有见过日本人什么样，可是自从鬼子占了旧城以后，大伙的心就没有踏实过。今天鬼子突然来了，怎么办？留在村里，肯定是凶多吉少；跑吧，可又跑到哪去呢？人们正在犹豫之际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乡亲们，小鬼子欺负到咱们头上来啦，你越怕他，他就越欺负你。走，咱们跟他拚了吧！”

人们一看，发话的是孟杰老汉。这老汉有五十多岁年纪，上身扇披着一件白布小褂，下身穿一条毛蓝布长裤，裤腿卷到膝盖上，腰束一条一巴掌宽的黑色纳绣英雄带，足蹬双脸青面牛鼻撒鞋；方圆脸盘，紫红脸膛，配着一部络腮胡子，浓眉毛下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闪着怒火。他说完，把旱烟袋缠好往腰里一别，就拔脚朝自己家走去。人们也散开了，有的朝家走，有的朝北沟跑。

老汉刚走到家门口，只见老伴抱着个大包袱，从屋里跑了出来。她见了老汉，拉着他的胳膊慌慌张张的说：“快走，鬼子进村啦，咱们快躲躲去吧。”孟杰皱着眉，伸开双手拦住她说：“你给我蹲在家吧，上哪去？他敢把你怎么着！”老伴一

扭身着急的说：“哎呀！你这个人，人家有洋枪洋炮，连中央军都跑了，你还逞的哪份能啊？”孟杰一听老伴提起中央军，气得浑身战颤，愤愤的骂道：“哼，中央军是他妈些什么东西！俺孟杰生是中国人，死是中国鬼，宁愿站着死，决不跪着生。亡国奴的气我可不受，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，就打不败个小日本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忽听街上传来一阵“夸喳夸喳”的脚步声，老汉扭头一看，鬼子已经进街了。他急忙把老伴推进院，关上街门，又找了根木杠，顶上了门扇，就急急忙忙朝屋里走去。

孟杰进到屋里，揭开板柜，从柜底翻出了那把祖传的宝刀，“噌”的一声，拉出了鞘，只见寒光闪闪，耀人眼目；他用食指轻轻弹了一下，“噎”的一声，自思道：“这把刀到我家已传了三代，曾多次对垒比武，从没输给人，可就是没有真杀实砍过。今天小鬼子已经逼到头上了，刀啊，刀啊，你可别在我手里丢了脸哪！”老汉正在思量，忽听隔壁陈寡妇破着嗓子骂道：“呸！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！啊……”接着，又传来“救命啊，老天爷呀，刘谦领着鬼子杀人啦……”孟杰听了，心里一震。他扔掉刀鞘，脚蹬窗台，扒着墙头望东院一看，嗨呀！只气得他青筋暴跳，两眼冒火，牙都要咬碎了。

孟杰东院住的是个寡妇，今年四十三岁，只生了一个闺女，名叫小香，今年已十八岁了。这寡妇害着疟疾病，正在发烧呢，忽听人们喊鬼子进村了，心里又急又怕，自己病着不能动，就让闺女跑出去躲躲。你想：陈寡妇年轻守寡，娘俩相依为命，小香怎肯舍得抛下寡母自己跑呢？她一定要背

着母亲一块跑。这娘俩挣来挣去，磨蹭了好大一会，还是母亲让了步。她刚刚挣扎着坐起来，忽听街门“哐啷”一声，被撞开来了。她急忙趴着窗台一看，坏啦，只见一个穿便衣的中国人，提着手枪，带着四个鬼子闯进门来。五个坏蛋一见陈寡妇脸蛋烧得通红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年轻闺女，就一起扑了过来。陈寡妇往前一冲挡着闺女，抬头一看，这才认出那个中国人是本村地主刘义的儿子刘谦，就一边骂他，一边反抗，一边喊叫救命。

孟杰趴在墙头上，只见一个鬼子抱着个包袱站在一边笑，另一个鬼子和刘谦把陈寡妇的两手两脚捆在一起，扔在院子里踢来踢去的滚着玩，另外两个鬼子拖住小香拉拉扯扯的撕掳衣裳。孟杰气往上撞，火冒三丈，他脱掉小褂，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！”接着飏的一声蹿过墙头，落在院子当中，顺手抓住一个拉扯小香衣裳的鬼子，翻手一刀，“咕噜噜”，鬼子头龇牙咧嘴滚出老远。刘谦一见，吓得一溜烟跑了，剩下的三个鬼子猛丁也吓愣了。但一转眼，他们回神来，见对手只有一个人，便象有人指挥一样，三个人同时后退几步，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，扇面似的把孟杰给围在中间，“呀！呀！”地对着孟杰拚起了刺刀。孟杰被围在中间，手不软，心不慌，他左磕、右挡，上遮、下拦，“叮叮当当”，象走马灯似的在院子里团团转。战了几个回合，老孟杰心里暗想：这可是真砍实杀，不是比武赛庙会，时间拖长了不行。想罢，就双手抱刀朝着正面那个鬼子，一个虎步，猛掬过去。那鬼子一看不好，“啊”的一声，调头就跑。老孟杰要的就是这一着，紧跟

一步，背后一刀，把这个鬼子连肩带臂劈成两半。剩下的两个心慌了，他俩面对老孟杰，枪发抖，脚步乱，左磨右蹭不敢近前。老孟杰这时却精神倍长，他指前砍后，踢左踹右，蹦来跳去，真如下山猛虎，亚似扰海蛟龙，猛喊一声“着”，挺刀直朝近前一个鬼子刺去。那鬼子见孟杰刀来，急忙往旁边一闪，光顾了躲刀，没防备孟杰飞起右脚，正中鬼子左胯；那鬼子站立不住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孟杰赶上去，一刀砍下了鬼子的头，刚要转身，忽听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扭头一看，剩下的那个鬼子吓掉了魂，扔了枪，双手抱头就往门口跑。老孟杰弯腰捡起地上的枪，一抛手，那枪象标枪一般，直飞而去，搦进了鬼子的后背。那鬼子两手一扎煞，便扑倒了。老孟杰赶上去，左脚踏住鬼子的脖颈，“噗哧，噗哧”，连着捅了六七刀。这一场血战，一枪未响，四个鬼子被杀了两双。

孟杰舒了一口气，直起腰来，抹了一把汗，叉开双腿，刀尖点地，双手扶着刀把，憎恨的瞅着倒在血泊里的四个鬼子，自语道：“你们这些兔崽子，谁家没有老少啊！你们不在自己国里安分守己过日子，跑到我们中国来横行霸道，杀人放火，哼，这会你们还杀不……”说着，他忽然想起刚才还有一个穿便衣的汉奸在场，便提着刀在院里找了一遍，不见踪影。他想先去看看陈寡妇母女俩，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躲躲，再作打算。刚迈步想往屋里走，只听背后“苦啦”一声，孟杰急忙扭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老鬼子，有三十七八年纪，粗墩个子，四方脸，凹凹眼，鼻子下边留着一撮“嘎嘎”胡；头带

鹅头式的呢子帽，脑后耷拉着一块方布巾，上身穿着黄呢军衣，腰束牛皮带，上边挂着两个皮盒子，屁股后头吊着刺刀裤，下身呢裤缠绑腿，足蹬牛皮铁钉鞋，手端上了刺刀的“三八”枪，瞪着两只死羊眼似的黄眼珠，“呀哒，呀哒”的朝着自己扑来。孟杰站好丁字步，见刺刀来近，急闪身躲过一边，举刀相迎，只听“克察”一声，刀背磕在枪身上，震得虎口都有点麻酥酥的，但那鬼子的枪却没有脱手，只见他一挺身，“呀”的一声，一个突刺，又窜了上来。

孟杰刚才杀了四个鬼子，已累得满身大汗，刚才被凉风一吹，汗落皮紧，浑身酸软，四肢无力，这时见鬼子的刺刀又刺过来，只好向旁边一闪，让过刀路。再看那鬼子，身短体壮，精神抖擞，和前四个鬼子大不一样，他每刺一枪，都紧而有力，刀尖不离孟杰的左右两肋。孟杰是步步退让，鬼子则紧紧进逼。眼看着退到房子跟前，无路可走了，孟杰只好背贴墙，双手握刀，左右遮挡，心想：完啦，我非死在这个鬼子的手里不可啦。那鬼子见孟杰退到墙下，累得“呼哧呼哧”直喘，两手连举刀的力气都快没有啦，心想：这老家伙也着实厉害，他一口气连杀我四个大和武士，不趁此时结果了他，还等什么！想罢，“呀”的一声，端着刺刀朝着孟杰的胸脯，就是一个“前进直刺”。

孟杰一眨眼，见鬼子端着刺刀又朝自己刺来，要想举刀迎战是来不及了，就贴着墙急将身子往右一闪，“噗”的一声，那鬼子的刺刀就直搦进泥墙里去。没等那鬼子往回收枪，孟杰急伸左手，攥住了鬼子的枪身，飞起右脚，用尽气力

朝鬼子的小腹踹去。那鬼子“吭”的一声，双手一扎煞，扔了枪，抱着肚子倒退了五六步，仰面跌倒在地。孟杰猛扑过去，左脚踏住鬼子的小腹，双手举刀，朝鬼子头上劈去。正在这紧要当口，突然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只见孟杰举刀的两手软了下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摔倒在鬼子的身旁。那鬼子绝处逢生，一翻身坐了起来，只见路南的粪堆后，爬出一个穿便衣的中国人来，他面色苍白，提着手枪，战战兢兢跑到鬼子跟前，蹲下身问道：“太君，伤的没有？”

这人是谁呢？他就是本村地主刘义的小老婆拖油瓶带过来的儿子，名叫刘谦。有人问：这刘谦怎么会当了特务，又怎么会领着日本人跑到陈寡妇家来了呢？这话问得有理，不得不过来补述一下：

刘谦这小子，从小就是一肚子坏水，长大了，就更坏得出奇，什么吃喝嫖赌抽，坑骗拐赖偷，投机讨便宜，样样都干。两年前，他和一个名叫刘余富的地痞合伙，在城里南大街开了家天源大米庄，捎卖杂粮，开业以来，也着实赚了点钱。芦沟桥事变，日本人得势，他看出了苗头，就和刘余富一商量，把伙计们都打发下乡，大量收购粮食，运到城里囤积起来。后来鬼子逼近了这座小城，城里的人慌了，都要存点粮食。他就趁着交通断绝，城门紧闭的机会，大涨粮价，发了一笔横财。日本人进了城，他开头也有点害怕，打算把买卖关掉，跑到乡下家里去躲一躲。临走的前一天，他到北大街去看一个朋友，回来时走到鼓楼的十字大街，见前边有一个人，身穿银灰色的洋服，雪白的衬领高高地露在外边，

胸前飘着花缎子领带，脚上穿着红棕色尖头皮鞋，擦得晶光瓦亮；再看上面：四楞头，大扁脸，爬爬鼻子迷缝眼，下巴撅得挺高。他越看越面熟，这不是老同学张志良吗？看样子混得不错，挺阔气，因此就紧跑几步喊道：“是志良兄吗？”那人停住了脚步，扭头打量了刘谦一眼，等他走到跟前，才笑起来说：“哎呀！是你呀，我早就听人说你发了大财啦，老想看看你去，就是没腾出空。好，到我那坐会去，不远，就在前边。”于是，两个人拉着手，一边说着，朝南大街走去。

这人又是谁呢？他是城里张武举的孙子，名叫张志良，五年前和刘谦同过学。他父亲在日本大阪做事，他毕业后，也就到了日本，在那里念完了中学。这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他随着日本侵略军，由朝鲜到了东北，而后又进了关，因为他是此地人，上司就把他调到这儿来给花田完武当了翻译。当下张志良带着刘谦，走进南大街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黑漆大门，进了西厢房。刘谦抬头一看，屋里摆设得很阔气。张志良把刘谦让到藤椅上坐下，就烟茶点心摆了一桌子。刘谦先问了张志良这几年的情况，当他知道张志良当了翻译官之后，羡慕的说：“你老兄祖上有德，加上本身的才能，干上了这样的美差事，咱是望尘莫及呀！我五年前就甘败下风啦。”

张志良听了这话，大笑了一阵，说：“老兄，自古以来，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天道变啦，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去？国民党中央军都完了，共产党那么几个人，又能怎么着！常言说：‘乱七八糟’，成不了气候。你算算看，中国还能出什么

能人？……有道是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贵表叔郭奎芝不是也过来了吗？我不是当面捧你，象你老兄这样的人才，如果听我的话，不出两个月，保你能做出一番事业来。……哦，我还没告诉你，我已经改了名了。”刘谦一听，愣了一下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不叫志良了？现在叫什么？”张志良挤了挤眼说：“我现在叫兴亚，是兴旺那个兴，亚洲那个亚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比划着。

张兴亚和刘谦两个谈兴正浓，忽听外边“嚓唧唧，嚓唧唧”传来一阵响声，不紧不慢，由远而近。刘谦听着心里纳闷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他从藤椅上站起来，走到窗前往外一看，“啊呀！”吓得他舌头伸出老长，再也缩不回去了。这却为何？原来他看到一个鬼子官走了进来。这家伙是个肥头大耳的矮胖子，戴着副金丝边的近视眼镜，留着个小“嘎嘎胡”，身穿黄绿色的呢子军服，腰间牛皮带上挎着一把东洋刀，刀鞘上拴着一条银锁链，足蹬黑色牛皮高统马靴，脚脖子上箍着一双雪亮的刺马针，走起路来，洋刀碰着脚上的刺马针，刀鞘上的锁链，便发出“嚓唧唧，嚓唧唧”的声音。

鬼子官进了屋，张兴亚给他鞠了一躬，然后又给刘谦作了介绍。刘谦只记得他叫花田太君，并且学着张兴亚的样，也给他鞠了一躬。三人坐下之后，张兴亚就和花田“鸡格唧，鸡格唧”的说开了日本话，刘谦当然听不懂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只见张兴亚“哈依，哈依”的直点头，然后调过脸来告诉刘谦，说花田太君很欢迎他来玩，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，中日要亲善，要携起手来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……说了

一会，天黑了，张兴亚又留刘谦吃了晚饭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刘谦经张兴亚的介绍，当了日本特务。

刘谦当了特务以后，按着花田的意思，叫他不要抛头露面，仍旧以做买卖为名，暗地里进行活动，并把城西北直到卧虎岭这一大片平原地区交给他负责。这次鬼子出来，根本没有叫他，是他听到日本兵要到刘庄的消息后，怕他们进了村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他的家、他的财产、他的父母给毁了，因此跑到花田那里，要求亲自带路。花田考虑了一阵，点头同意了，他就随着浅野小队来到了刘庄。在村东的砖窑上，他指着自已家的那幢大瓦房，对浅野说：“太君，那边房子通通是我的，父亲母亲那边的有。”浅野在出发之前，已经接受过花田的指示，这时，他把队伍集合起来，指着村里告诉鬼子们说：“财主大瓦房那边的不准去。”说完，朝天空打了一枪，鬼子们就蜂拥进村了。

刘谦带着四个鬼子直奔陈寡妇家。他早就看上陈寡妇的闺女小香了。他曾下过好长功夫，去年还托人说亲，要把小香娶到城里去住，把陈寡妇也带去。他哪知道，陈寡妇的男人陈老五，就是他父亲刘义给害死的，陈寡妇恨死他们一家了，哪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仇人呢？刘谦没有达到目的，就怀恨在心，这天想借鬼子的手，来解解自己的心头之恨。哪想到陈寡妇的喊叫声，惊动了见义勇为的孟杰，他提着刀跳过墙来，吓得刘谦躲在粪堆后面直筛糠，眼看着四个鬼子全死在孟杰的刀下，心想完啦，这可是自己找死，要是听了花田的话，不出城该多好。他趴在粪堆后边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